

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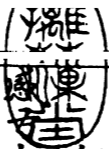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巧藝部

射御



矢感變筴

管子羿有以——故毅可得中也造父善

注感謂深得其妙

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

管子造父善馭馬者也善

視其馬

故能取達道而馬不罷調和而堅守之

管子羿古之善

射者也——其弓矢——其操弓也

御夫

晏子不樂治人

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晏子夫一國非

則公不顧民而志國甚矣駕八制也今又重此其

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

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

道也選射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一之

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士與之圍射射

也靖蛉拂左翼尸子荆莊王命養由基一王曰吾欲

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一馬王大

喜措盃肘上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盃貫一

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猶豕

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人見不射之射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列子唐何曰臣

上見不射之射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間先大夫之言

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間先大夫之言

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間先大夫之言

滿子之也。弱弓纖徽，乘風振之。後鏃中前括。

子列

子說曰：吾笑龍之給孔穿言善射者能令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

銜絃視之，若一鳥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辨之弓，綦衛之箭，射

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睵，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

中前括，鉤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睵，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矢來注眸子而睚不

睵，見鉤後於前，盡矢之勢，上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列子

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

牽挺，二年之後，雖鉞未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昌以龍懸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  
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  
蓬之藟射之

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  
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棘刺端

杆矢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列子造父之師曰秦  
豆氏造父之始從習

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  
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  
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  
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  
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

間一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

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

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

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

之夷視之一也吾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上見二

術窮矣汝其識之

十四蹄所投無差上見輪外無轍蹄外無地上見知所以中

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闕尹子闕尹子曰子之

一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闕尹子曰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

之矣闕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

次定曰車全書

知安子史精華

三

亦皆如之**中央者中地**莊子遊於羿之穀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前期而**

**中**莊子射者非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

韓非子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

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誇

道爭達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有度難無度易**非

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有度難無度易**非

子夫新砥礪殺矢毅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達非羿達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一而一而一也**有常儀的則羿達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恣欲於馬**韓非子造父御四馬妄發而中秋毫為拙**馳驟周旋而**

擅轡欲於馬者  
也千里之迹  
韓非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

發矣驅而前之輪中  
繩引却之馬掩迹  
驅前輪中繩引却馬掩迹  
上見旁出

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  
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鈎貫之馬因造

父過而為  
服射服馭  
造父者善射者也注蠡門即逢

蒙  
逢蠡門上見射遠中微及速致遠  
荀子人主欲得善射則莫若羿蠡門

矣欲得善馭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不世中  
荀子羿之法非亡不能

以撥弓曲矢中  
荀子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

馭者也  
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上見空石中人荀

次定日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蚤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闕耳  
目之欲而遠蚊蚤之聲聞居靜思則通  
**不窮其馬**  
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顏淵曰

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  
君子固讓入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

驂列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  
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

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  
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造父一一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  
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  
**求馬不已**  
見車輕馬

知之也按呂氏春秋頽淵作頽  
**利**  
呂氏春秋御者反諸已則一  
**射招**  
呂氏春秋萬人操  
致遠復食而不倦

無不中注

招孳的也 中石飲羽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一矢乃一歲乎虎也

威馬

呂氏

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

以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

輕任新節

呂氏春秋先王之使其民若御

良馬走不得故致千里

招欲中小獸欲中大

呂氏春秋射者一其也

射者也 荆廷白猿

呂氏春秋一嘗有神一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

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

先中

中之見夢秋駕

痛之夜一受一於其師明日往朝其

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

為其師言所夢

儀豪失牆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一而一而所夢固杖駕

也攝其一鞞適之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石

已射駕而歸上車選問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

從後對曰今

馮夷大丙御

淮南子昔者一之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駕

恍惚歷遠躡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拵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闔闔鑰天

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有儀表之度

淮南子善射者

規矩之數

調手調馬

淮南子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

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乎數而不在乎欲也注駟音咒競馳也

貫兕甲徑革盾

淮南子夫括淇衝菌蕞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憾腐荷之增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

於一而一矣教儀生儀淮南子射者數發不中人一之射

遠貫牢淮南子夫矢之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中的剖微見

驂欲馳服欲步淮南子厭新鈞不厭故處地宜也帶不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

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

前功盡息支左屈右見示人以難戰國策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賈賤則同也  
**挾彈攝丸**戰國策黃雀因

是以俯囑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一右一將加已乎十

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于江

海淹乎大沼俯囑鰈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修其落盧治其增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松矣故畫遊乎江河夕調乎禹鵲**修**

**其落盧治其增繳**見**虛發下鳥**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

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一而一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問焉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

下**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戰國策諺曰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

**達胸掩心**

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

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達者——近者——

**重射**

史記孫子傳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

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達馬有上中下

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

之下馬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既馬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注重射好射也質猶對也

**逐射**

上見臨質

**世世受射**

史記李將

軍傳廣家

**射雕者**

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

**中**

石沒鏃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

入石 猿臂善射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一其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射濶狹以飲專

以射為戲 見應弦而倒

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

即 微增纖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射禽獸給食

史記大宛

傳堂邑父故邊人善

人馬相得

漢書王褒傳庸人之御駕馬必傷吻敝策而不

射窮急

進於行向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蓋鄰驂乘旦王良

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

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

傷吻敝策見執靶附輿

里壹息何其遠哉

見上追電逐風上游睇猿號

漢書敘傳養一而一兮李虎發而石開注師古曰養

養由基也游睇流

虎發石開上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後漢

書陳坂王茨傳寵善弩射

一——一——一——一——中平中

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

圍人穀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得完百

一發正中

戟支

後漢書呂布傳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驚乃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



關布即一靈等皆驚言  
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一日射雉獲六十

三頭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太祖嘗於南皮

方燥手柔草淺獸

肥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

終日獲麋鹿  
九雉兔三十  
要狡獸截輕禽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若夫馳平原赴豐草

粵所中必洞斯則妙矣  
貫手著禁

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

裏緣樓上行乎以手持樓禁慈刮弓射之矢

左右射

晉書濟南惠王

遂傳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

不

足盡卿才有如此射

晉書魏舒傳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明

人不足以舒滿數觔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圍雅發無  
不中觔謝而歎曰吾之——以——雄武過人——矣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

晉書劉曜載記雄武過人——  
於時號為神射——

發中刀環

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字文歸既而逃  
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逃謂追者曰吾既

思戀而歸里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  
取死也吾處汝圍久情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  
者汝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  
刀豎之翰——使——追騎乃散  
破的當以鼓吹

相賞

宋書樂志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  
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

尚射破的便以  
其副鼓吹給之

振轡長驅

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  
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

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  
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弟德願岸著龍冠海鷗羣翔折翅而下齊書垣榮

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阿五仰藉天

威齊書武陵王家傳世祖幸豫章王嶽東田宴諸王獨

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嶽曰

六箭五破一皮上見吟猿落雁

鹿應弦輒斃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畋

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無還騎趣鹿鹿馬相

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以此

為拓弓弦作霹靂聲梁書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  
射之渴飲其血餓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

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  
人動轉不得路行聞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

三日新婦遭此  
逐麀數肋射之上見耳後風生鼻頭出火  
邑邑使人無氣

見撫弦貫的  
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  
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

馬射——  
引弓再發中口入腹  
陳書褚玠傳玠剛毅  
觀者悅之

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  
摘梅帖烏珠  
俄而虎斃

上發必命中  
南史柳惲傳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  
潤乃——  
觀者驚

駭鳥飛何關人事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暹欣傳年七歲  
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

不應往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急彈此——自空中

不復彈鳥時少年通

### 百步射蔗

善射常以棚的大潤曰

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射師南史阮佃夫傳揚運

射為引空弓而落飛鳥

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

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漢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

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為信推誠不為倚伏以要一時之

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

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遣帝錦蜀

將軍衛瓘以帝為人雄異恐為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

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璿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  
今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  
及外部大人皆受璿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闕帝歸  
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請諸  
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授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  
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  
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  
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  
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  
才藝非常

國害民之兆  
惟願察之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

魏書文成帝紀靈  
邱南有山高四百

餘丈乃詔羣官  
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射鵠

都將

魏書宗室幹傳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  
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

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鷓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鷓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鷓太

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

### 五歲射雀

魏書河南王暉傳

嘗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馬及長武藝絕人

### 馳馬立射五的

魏書射地干傳地干

機悟有才藝一及矢不虛發

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

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

### 大鳥旋轉而下

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

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

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

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祖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

稍遷征西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

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馳光引弓射之

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一至於地乃大鷗也世

宗取而觀之深壯異馬丞相屬  
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

**麗龜達腋**

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

並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  
所獲或少必一一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

賞羨或被挫撻人間其故金谷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

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凡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不書箭**

北齊書王晞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  
一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

餘文不

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北齊書恭顯傳顯少  
經軍旅善於騎射曾

足矣

從魏孝莊帝出獵

**正中獸鼻**

北齊書元景安傳肅  
宗曾與羣臣於西園

醜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

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

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

容儀操弓引滿一一帝嗟賞稱善特資馬兩匹玉



帛雜物又加常等

# 一圍射馬鹿十五頭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

一之中手一野

# 一發中雙鳧

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

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馬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投弓矢於勝曰不見

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

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 百步懸莎七發五中

周書豆盧寧傳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

相與肄射乃於一單以射之

# 熊渠不能獨擅其美

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

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一之名

# 羊車小史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  
青布袴褶五辨髻數人引之時名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

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  
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  
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  
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  
竟歲嘗有二鵝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  
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鵝相攫遂

發皆

入鹿

隋書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  
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

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  
給晟箭六鏃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遲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  
焉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

射之應弦而落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  
三軍莫不悅服

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  
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

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  
足踏金蓮手持刻矢遂  
彈桐葉常

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  
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兔

舊唐書代宗紀上畋於苑中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  
穆皇后竇氏傳

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  
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

一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貴傳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  
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

目

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五善三侯舊唐書許景先

而洞之高祖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

無一一之容頗鷄子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與里人失一一之禮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鄴荆

襄師鐸善騎射上射次射下射唐書禮樂志凡射獸自其徒目為一一左而射之達於右膈為

一一達右耳本為一一左方右方唐書禮樂志千牛將左脾達於右膈為一一軍以矢行奏中曰獲

下曰留上曰揚左曰一一右曰一一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唐書霍王元軌傳常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一一一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定天山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不用乎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

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  
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壯士長歌入漢

關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

褒落雕侍御

唐書高駢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鷗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鷗衆大

驚號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達靼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於木或——馬

——百步射之輒中以錢為的

宋史陳克咨傳工隸書善射者——一發貫其

羣豪皆服以為神

中竝貫三鳥

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竝貫其三觀者駭異

眉間插花

宋史种朴傳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不得已遂出

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過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  
介馬而先奔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

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一先行者

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矚眙莫敢前

奔臣因得整眾須臾羌復來奔臣自申及酉抽矢

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

中面

貫背見洞胸出背疊貫後騎

宋史何灌傳拜為河東將  
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

皆徹甲至

室水

宋史劉錡傳錡瀘州軍節  
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

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

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

箭鏑相

連而墜

宋史康保裔傳保裔謹厚好禮嘉賓客善騎射  
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

服其妙 左右手如一

宋史曹評傳性喜文史書有楷  
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

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駕竦滅燭能中見

雙破的見貫僮髻宋史楊守珍傳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手

箭金史抹撚史托搭傳工用——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

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殼滿金史宗雄傳材皆以智制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武驕捷挽強射

逸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接矢射兔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遊——步射獲之

金史宗雄傳宗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以手——其——就——中之

其輕健矢貫兩手於樹金史郭蝦蟆傳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與定初祿大以功遷

如此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蓋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墮之  
又射一人  
敵大駭  
百日事  
元史董俊傳

詩書非積  
志氣塵塵取予不疑  
逸周書師曠灑然起曰  
蹙臣請歸王子賜之乘

學不通  
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

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

轡亦不柔  
呼車  
劉向說苑古之將

以是御之注塵塵亦和擾也  
曰桓司馬者朝朝

其君舉而晏御  
呼車  
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

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

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

道中行人必達大敵下車免初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

子寡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竹弦  
劉向說苑容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  
謂梁王曰惠

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

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



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  
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為一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  
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

曰把彈攝丸焦氏易林公子王孫貫堅入剛班固

通夫射自內發助陽氣班固白虎通天子所以親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吳越春秋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

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鄰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

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

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

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  
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紀  
鳥獸之害故歌曰

農黃帝強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  
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  
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達蒙  
達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  
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  
橫弓着臂施機設楯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  
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冀侯魏侯也自楚  
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益以桃弓棘矢而備  
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  
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唯王試  
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馬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  
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  
內裏也闕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  
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將帥禦戰士  
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竇口口不止也箭為射使  
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事也

為百死不得駭也烏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無  
 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  
 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去發前名  
 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首身若  
 戴版頭若激即左蹠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  
 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  
 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敵其况雄雌此正  
 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  
 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  
 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  
 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  
 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楚三侯**  
見上  
**弦為將師矢為飛客**

見上  
**左若附枝右若抱兒**  
見上  
**右手發機左手不知**  
見上  
**射日**

**射水**  
王充論衡堯能一一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一一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 平志和心

徐幹中論射以——御以  
——道得則民安而集

金丸

葛洪西京雜記韓嫣

好彈嘗以——為——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

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

落輒彈枕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

拾馬彈枕彈——其——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

君如馨地寧可鬪戰彈丸反射不破段成式酉陽雜俎

求勝桓甚有恨容慈恩寺僧廣升言

貞元末闍州僧靈鑿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

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殿二勺紫礦二

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糊汁半合九和搗三千杆

齋手丸之陰乾鄭景為刺史時有當家——以讀書善飲

酒囊甚重之後為盜事發而死實嘗詣——鑿角放彈寅

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五千一發而

中——至——靈鑿乃陷而碎彈馬嘯鏃法段成式酉陽雜俎朝野僉

靈鑿乃陷而碎彈馬嘯鏃法段成式酉陽雜俎朝野僉

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  
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  
笑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

柘彈

馮

承之遂嘗其錡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

南却烟花記陳宮人

應弦斃鳥

鄭文寶南唐近事何敬  
沫善彈射微時為鄂帥

喜於春林放

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

聲甚厲李怒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

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愈甚顧左

右曰何故洙善彈亟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應弦

斃手熟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  
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費油翁釋担而立睨

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

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但一爾康肅  
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  
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漉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種桃核孫升談圃

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小由基朱

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劉一箭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傳善騎射矢不

自號按堯咨陳堯咨虛發軍中號代鳴鞘曾三異同話錄于家舊畫楊妃上

日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之人無他仗術但有兩瑞各扶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

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一六抵古無有據而不苟用器物制度迴丸中鳥伊世珍瑯嬛記

固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木以為神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二

算

九九管子處戲作造六筮以迎陰陽作引管子銲量用注銲

也老子道生一一生二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

而究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

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出三入



一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一而一其在人呼

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

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倘恍而有

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

**莫過乎五** 子華子天地之一一莫中乎五五

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

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

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

三而特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

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 **九變復一** 到子易無形

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九變復一** 均易變而為

也乃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一者 **巧歷不能得** 莊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一一一一而况

其凡計會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迎日推策

乎詭習一一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史記五帝紀獲生鐘分史記律書一一子一分丑三分

寶鼎一一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七分十

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七分十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  
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黃鐘術  
史記律書一一一一日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  
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  
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善用算律歷史記張  
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倉傳蒼

又———故令蒼以列先其算命者一十百千萬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先其算命者一十百千萬

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本起

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

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

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

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

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

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

百大於千行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

在太史羲和掌之注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

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

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六  
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觚見上豪麓圭撮黍紫見上宣於天下職在太史見上空積漢書

律歷志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

律有一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七與並也注空

積若鄭氏分函三為一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

一寸為數千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

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

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

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

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

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

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鈞距漢書趙廣漢傳尤善為

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

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數始於一

漢書叙傳元元善九章算術

後漢書馬嚴傳續字李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

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

一注劉徽九章算術

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

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

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

智囊

後漢書魯恭傳祖父

權數號曰一注匡設六筦

六筦之法

見計飛蝗射隱

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上計飛蝗射隱

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

機立成對問若神至

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

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

取小

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取小

豆播之立處其數

見隻箸從橫

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

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

一再三一一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善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

射有無上見頭乘尾除

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

數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

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為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

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

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

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父子不相語見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見迴算帷幕

吳志趙達傳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

當一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造綴述數十篇

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每

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

沉思不聞雷霆之聲

北齊書信都芳傳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

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

精微我

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推步甲乙度量乾

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

閻安期先生之儔也則洛下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訪師資以窮一行求訪師資以窮

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

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

除一算又謂曰

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  
術馬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馳騁反覆於乘除間

唐書  
歷志

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厯岡用算巧能

法廢除鑄鍾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  
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

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以  
印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

鞭算唐書劉晏傳每朝  
謁馬上黃帝為先師宋史徽宗紀大觀  
三年十一月丁未

詔算學以風后等  
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尤得其妙宋史楚衍傳  
衍於九章緝

古綴術海島諸九宮算法得八少一宋史王延範傳有  
劉昂賈卜於吉州

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  
範推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



當如江南 閱月盡通 金史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

法 能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 金史武禎傳子亢寡言笑不妄

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 見者莫測也 精於算數 元史郭守敬傳大父

崇通五經 輒造其極 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 六藝之

一曰算數 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馬恂數法出

於圓方 周髀算經商高曰一之 圓出於方

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

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 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

治天下者此 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 見二十有五 是謂

數之所生也

積矩上見乘除之原

周髀算經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

也知二推一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一數然後

成勢化外自乘上見開方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乘併矩

乃變通內方外周髀算經注或於一或於形詭量均體殊

數齊上見互與通分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

倫綱紀衆理貫幽入微鈞深致遠周髀算經用矩之道周公曰大

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

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正繩望高測深知遠上見勾三股

方方數為與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上見勾三股

四弦五

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長六尺者欲令勾股相應

一

勾六股八弦十

勾股

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

周髀算經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

從髀所旁至日所得邪至日

十等

徐岳數術紀遺黃帝為法惟以中數耳數有

一及其用也乃有三馬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

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

若言萬萬曰億億億  
曰兆兆兆曰京也  
以綴事數後聖  
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闕算術識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為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舟中作算  
年歷之運驗於圖緯蜀人謂之  
劉敬叔異苑晉

安平有越王餘算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  
越王行海曾於一壽一有餘者素之於水生焉

明數造術

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  
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

辨明術理

二分其經以為之業

唐六典算學博士掌教  
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

人子之為生者

習九章海島孫子

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

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

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

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東

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視人投算而能察

善惡天壽

李德裕柳氏舊聞邢和璞善算心

射知雉兔

李肇國史補凡

一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

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上雞下兔

錢布白南部新書雞兔算國史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

脚除頭

是格術

沈括夢溪筆談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

果為之專術綴術

沈括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

礙故也

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

卷隙積

沈括夢溪筆談以數求積尺之法如易萌芻童方池冥谷壑堵甃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

獨未有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壑堵謂如土牆者兩邊

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

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

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

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

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  
碁層壇及酒家積器之類雖侶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  
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  
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  
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  
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  
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  
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  
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  
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  
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弦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  
則再割之數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  
志於造微之術上增城沈括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  
此乘除唯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  
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上見方八裹一圓六裹一為通術也

沈括補筆談算術一物一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

老陽一物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

定行真數不再撫即覺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

可改易者再撫即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

歷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

有竊取一算一之

### 畫

### 舐筆和墨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一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上犬

馬難鬼魅易

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一一一孰易者曰一一一最一夫

犬馬人所知也

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

畫筴

韓非子客有為周君

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一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

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

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

與素髹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筴同

謹毛

失貌

淮南子畫者一一而一一射者儀小而遺大

畫龍首

淮南子今一一觀者不知其何獸

也具其形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一一有

則不疑矣殿門成慶一一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馬注成慶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

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一二十八將於南宮  
一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

載馬武屏風列女後漢書宋宏傳嘗當燕見御座新  
傳後後漢書宋宏傳嘗當燕見御座新忽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徽之笑謂之曰  
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鴻都畫

像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誤筆作蠅吳志趙  
一門學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一

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一落一點數  
因就以一一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書扇筆

誤落因畫作烏駁犢牛晉書王獻之傳桓温嘗使  
一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成

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一一一一一一  
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

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  
之每重祗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  
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  
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  
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  
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之蔽月豈  
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  
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  
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  
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形於壁

見上

目送歸鴻

見上

頰上三毛

見上

宜置丘壑中

見上

如

輕雲蔽月

見上

畫通靈猶人登仙

見上

盤紆糾紛或記心目

宋書王微傳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鵲識夜之機

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蟬

雀扇 齊書何戡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戡 | | 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

巧絕戡因王晏獻之 漢武北伐圖 齊書王融傳世祖欲 上令晏厚酬其意

融掌其事 使善畫婦人 齊書劉繪傳弟瑱字士溫好文 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

惠遠善畫馬瑱 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 齊書宗測 | | 世並為第一

自 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中國今有聖主** 梁書 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

見一僧謂之曰 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 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

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

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

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

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此本畫則符同馬因盛以寶

函日加

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

禮敬

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

於東府起齋乃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時人稱為

絕二圖宣尼像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畫自一一與真

不別

南史劉瑱傳陳郡殷蒨善寫人面一一一一

咫尺萬里

南史齊宗室昭胃傳昭胃子同

弟賁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一一之

白團扇圖伐檀

內便覺一一為遙矜慎不傳自妖而已

詩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一一之

言其立成圖三百六十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

# 陳平度河歸漢圖

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

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寶臺隋書

勝深布腹心使工畫一以遺之

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閣外傳呼畫

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一藏古畫

師舊唐書閻立德傳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

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

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

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

生者為詠名立本令寫馬時一云一閣立本

時已為上府郎中奔走流汗伏也側手揮丹粉瞻望

座賓不勝媿赧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

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

馬汝宜深誠勿習此舊唐書長平王叔良

末伎按立本立德弟李將軍山水傳子孝協坐受賊死

孝協弟孝斌孝斌子思訓尤善丹

思參造化

舊唐書王維傳維以

青迄今繪事者推

詩名盛于天寶開元間昆仲官遊兩都凡諸王駙馬家

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

尤長五言詩書畫持臻其妙筆蹤措一一于而創

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

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寬

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一無差咸

服其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唐書韓滉傳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

均嘗自言

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

不答但寫

八鴈圖

宋史濮王允讓傳宗

人稱其工按宗疑非筆墨所成

宋史李宥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

摹寫山水至得意處

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人欲求者  
作山莊

圖

宋史李公麟傳第進士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

世寶傳以為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遼史耶律裒履傳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

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

雷公若力士

王充論衡圖畫之工

及境

圖雷之狀累累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

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

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放裂

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人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

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有

漢圖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北風圖見點

睛飛走

王嘉拾遺記始皇元年竊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

之象以指畫地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

五岳列國之圖入畫龍鳳竊翥若飛皆不可一或點

之必一南都賦圖  
劉義慶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

也  
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六法謝

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古畫品錄序畫有一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

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

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謝赫古畫品錄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

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

真仙為難姚最績畫品畫有點細研精姚最績畫

六法點細研精品謝赫寫



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  
衣文樹色時  
| | | 意在切似目想豪髮皆無遺失

表新異

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  
點隨

宜點染即成數人

顧氏家訓武烈太子徧能寫真坐上  
以問童稚

皆知六馬滾塵

初宗元龍城錄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  
南花萼樓下壁上有

明星取春愛玉面花曉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

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

水畫

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

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

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

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

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裨絹四幅食頃

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

目隨人

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轉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

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

畫馬通靈

段成式酉陽雜

及神鬼一一一點眸子極正則爾

組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鏹求治

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

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遠市門一匹馬醫隨之忽

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

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

其所一一一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一一矣馬醫所

獲錢用歷數觀之不覺毛載段成式酉陽雜俎常樂坊

主乃成泥錢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

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

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

欽定四庫全書

十四

中得  
意處  
水入浮壁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實池尤妙絕

諦視之覺

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

陳子昂象

閣立德子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馬人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曼珠院東廊大厯中畫人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

上有相觀法法擬韓混同西廊

劉整雙松上

天衣飛揚

滿壁風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

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

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道勁如磔

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

段成

式酉陽雜俎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戲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

常之謂人曰

而天女明睇將婢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元古今獨步前不見顧

陸後無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

既號書師兵宜為一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于

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于家似我則脫落其凡

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此鬚雲鬢數尺

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

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

仞書見吹雲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

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

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

乘傳寫貌

御定子史精華 十五

對之如面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

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

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

上畫鷹鳩雀不敢近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

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于廳事

七聖畫

張讀宣室志雲花寺

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  
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

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

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謂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

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

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

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

即命巧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

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

日慎弗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  
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  
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  
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鵠翩翩望空飛  
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  
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  
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

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也何以明之其  
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精如線此正午  
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  
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活筆

沈括  
夢溪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

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  
庭秋月滿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  
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  
 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  
 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  
 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  
 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  
 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  
 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  
 就不類人為是為一用之自此畫格進  
 沒骨沈括  
 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  
 畫著名尤長于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竇居實弟  
 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  
 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  
 輕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  
 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  
 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  
 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一一圖工

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救疵遂葉取真松為之如

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靈鼠尾米芾畫史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

松身似李成

意米芾畫史徐熙桃一

六籍同功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氣韻必在生

畫也所謂與

四時並運亦宜哉

知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

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

以下五法可學如其固不可以巧密得

復不可以歲月到熟契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

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



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

### 周穆王時畫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

黃素上為之敗腐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

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

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

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

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

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驥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

其六曰驊騮其七曰

醉僧醉道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

閻立本至荆州觀張僧

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

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

去又僧繇曾作一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

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

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

因猛勵以

是聚錫數十萬求立本作一圖並傳於世

通幽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

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

一曲庶一

一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

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

手握雙管一

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時齊下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

一為生枝一為枯幹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

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

以為三朝訓鑒圖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

御定子史精華

人物纒及寸餘宮殿山川鑿與儀衛成備馬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

成復令傳摹鏤版印

鬪牛尾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

頌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鬪牛尾

正惠嘗得一水一軸

云屬歸真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輪

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

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

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說真牛其鬪也

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

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真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

若

虛圖畫見聞誌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

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

跡道勁實繪事之絕格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

重之常挂卧内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

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指其目則愈見有力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素畫一鍾虺以拇指插其鬼目翼日并具本一時獻上  
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道子所畫鍾虺  
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  
輒改臣今所畫雖不迨古人然  
取別畫耳蜀畫龍不點睛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  
主嗟賞之安樂寺四目謂

點則騰驥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才及二  
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  
馬畫外有情  
宣和畫譜董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  
賞自非一一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

與化人同遊  
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宣和畫譜李嗣真云  
何以臻此

謂立德  
人物精神只在約畧濃淡間  
宣和畫譜翟珙早  
立本也

畫落墨已即去多命珙布色蓋  
一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珙自不凡珙布色落墨與道

元真偽故未易辨也

水鏡於道火應於神

宣和畫譜張南本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

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焰逼人驚惶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

之妙者獨推二子蓋一而一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

作圓光時心遊

海上

宣和畫譜杜子環精意道釋因畫圓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詫於流輩曰我

脱略筆墨使妍沃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此故

金水張元

羅漢

宣和畫譜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

脱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也

上天本樣

宣和

畫譜曹仲元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

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一非凡工所及故

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如恩撫馬杜甫謂十日

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孫脫壁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

受相促迫信不誣也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

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

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恣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

大小遠近耳覽者神之號稱一朱鉛多以土石為之

一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

故實嵩岳寺唐吳道元畫壁內四真人像其眉目風矩

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一取畫龍置

一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水傍應時雨足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

獻孫皓皓賞激珍歲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早暵

祈禱無應于是弗興一衆目助

其得失

宣和畫譜周昉寓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名皓謂曰卿弟昉

善畫欲令畫章欽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

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帷幕使往來縱

觀之又寺接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摘未至

之無復瑕類當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

時推為第一大李將軍小李將軍宣和畫譜李思訓

畫皆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道勁得湍瀨潺湲煙霞

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

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非伎進

乎道而不為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

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王潑墨宣和

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王潑墨宣和

王洽善潑墨成畫時人號為性嗜酒踈逸多放

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畫之時必先沈酣之後解衣盤

礪吟嘯鼓躍先以墨澹圖障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為  
山或為石或為林或為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  
雲霞卷舒烟雨慘淡不見其墨汚  
之迹非畫史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  
宣和畫譜  
張詢以畫

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  
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馬唐僖  
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為之  
而一一為一一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為  
多而夏則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  
宣和畫譜荆浩博雅好  
全少耳  
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

向嘗謂吳道元一一而一一項容一一而一一浩蕪二  
子所長而有之益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  
然有墨而無筆者去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  
宣和畫譜高克  
斧鑿痕而多變態  
明喜遊佳山水

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絕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  
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一一一一



鬼使送縑

宣和畫譜韓幹畫馬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

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百

陛下內

致謝而卒莫知其所以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

廐馬皆臣之師 宣和畫譜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

明 召幹入為供奉時陳閩乃以畫馬祭遇一時上令師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

皇於 是益奇之

顛掣三過處書法存

宣和畫譜唐希雅妙於畫竹作

翎毛 工初學南唐僞主李煜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為畫故

花傳神

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

工於草卉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

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一者也精而造疎簡

而意足

宣和畫譜萬守昌善畫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為此者甚多然形

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濶畧與杜甫

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樂士宣晚年尤工水墨縑絹數幅惟作水蓼三五枝鸛鶴一雙浮沈於滄浪之

間殆一一影落縑素之間

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

曲盡其態見者疑其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

於篔簹谷構亭其上為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於月落亭孤檀樂飄發之姿

亦進於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多識鳥獸草木之性詩人之事畫亦

也。捫之若有迹。

宣和畫譜丁謙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園蔬傳粉淺深率有生意蟲蠹殘蝕

之狀具能摹寫至使人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

范公稱過庭錄光祿

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頃有從官來東坡揖生

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

宗元一畫一有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

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

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

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

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幃帳羣工

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槌者在前三人愕然

且怪笑之問曰此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

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

至廡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

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

施設極盡奇怪宗元  
之畫是以似之也

渺然有數百里之勢

葉夢得避暑  
錄話明皇幸

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  
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  
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  
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  
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  
圃宮女有即園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  
稹望雲騷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  
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  
圖見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

劉跋暇日記楚州勝因  
院有曹仁熙畫水有

曹慶中年八十時作

氣韻蕭灑煙林清曠

王闕之灑  
水燕談錄

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

筆勢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

師牛目中有牧童影

周輝清波雜誌元章尤工臨寫在  
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

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  
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

無也 畫牛畫齧草欄外夜歸卧欄中

周輝清波雜誌江南  
徐諤得

則 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

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淡則灘積  
樹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

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

得之滴水磨色染 兩伯時 周輝清波雜誌龍眠李伯時

物則畫顯而夜晦 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

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

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

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

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

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也  
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也  
閩語 岳柯程史元祐間黃秦諸

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

博蒲之傳成列馬博者六七八人方据一局投送盆中五

皆旅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

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

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一人耶衆咸怪

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

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九朽一罷 鄧椿

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九朽一罷 畫繼

畫家於人物必一一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

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

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

曰書畫同一闕換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

識也 照盆孩兒 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 畫土

神必富畫猶無鼠

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

以逸

為先而神妙次之

鄧椿畫繼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

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

數尺而有萬丈

益州名畫記乃

之勢

陳善捫茲新語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驚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

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

已與可無答則曰吾亦忘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

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

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一耳

一一一掃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

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纒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

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

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生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

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

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一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賜

奉醺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

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惜

**墨如金**

陶宗儀輟耕錄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

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一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逕遠近故

處李成一是也**六要**夏文彥圖繪寶鑑一氣

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粉本**夏文彥圖繪寶

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一鑑古人畫稿謂

之一前輩多寶蓄之益其草草不經意處有**筆法如**

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春蠶吐絲**

夏文彥圖繪寶鑑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

造其妙

御定子史精華

三五



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按愷之顧愷之

人物有八面

生意活動

夏文彥圖繪寶鑑吳道子筆法起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

條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繡素世謂之吳裝

吳裝

見上下

筆皆合詩人句法

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叔儼宋宗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

景物雖

刀頭燕尾

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光輔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

少而意常多

清濟灌河圖

夏文彥圖繪寶鑑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畫

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起

騰回摺畫鑿載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

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

一筆長四十丈

法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見上 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

夏文彥圖繪寶鑑戰德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

袴烏巾黃履不遺豪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

真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

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戴琬宣政間在翰林思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聞之

其傳世者鮮 艾竹茅梅

夏文彥圖繪寶鑑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

名時稱六館二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

為稱 六館二妙上見大竹畫形

小竹畫意

夏文彥圖繪寶鑑毛信卿畫竹自給號貧山杭人得其半幅轉售於市輒爭取之自言

得法於趙牧之

左手王

夏文彥圖繪寶鑑王輝畫人物道釋頗工亦能作山水草

率常用左手描寫

觀飲啄以資畫筆

夏文彥圖繪寶鑑馮君道畫花竹翎

遂目為

毛性酷嗜鶴鷄每袖養

**觀音求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

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化為

**畫石飛去**

伊世珍瑯嬛記王維

巧者一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

果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

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

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一耳憲宗朝高麗遣

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

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

以維手跡較之無豪髮

**雪兔** 陸友仁研北雜志余平生

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蓋偽蜀孟昶卯生每

**五星真形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張

誕辰荃即畫獻也

可與家有周昉

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檣魚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

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

而笑射明瓊上博箭

韓非子秦昭王

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一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與天

神博上殺臬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臬勝者必

一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六貳**

荀子一一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

得貨財王逸注楚辭云投六著行六棋

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

**其理**

淮南子善博不欲卒不忍不勝平心定意一一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

不在 **棋聖**

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一一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左手**

**為叢投右手自為投**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一一

一一一一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

五日而叢枯

**大投分功**

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一一或欲一一此皆君之所明

七日而叢亡

也 **一梟五散**

戰國策夫梟棋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欲佐之也夫一一不如不勝一一亦明矣

食則食欲握則握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泉耶

者行棋握爭道

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

悍又素驕博

不恭皇太

善格五漢書吾丘壽王傳

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善格五

吾丘壽王年少以

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塞法

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博以八投

五師古曰即今戲之塞也音先代反

原女子遲昭平能

太守可償博進

漢書陳遵傳祖父遂

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太守廼賜遂壘書曰制詔

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棋局取譽

後漢書張衡傳



奕秋以一方罫吳志韋曜傳其所志不一枰之上

獲地無兼 枯棋三百吳志韋曜傳夫一枰之木孰與方 牧

土之寶 豬奴戲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

曰擣捕者一擣捕馬晉書周顛傳顛之死也敦坐有一

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

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

之三事何圖不厲聲喝成盧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

幸自貽王法擣捕大擲一判應至數百

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雄大  
喜褰衣繞床謂同生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  
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虎而四子俱黑其一  
子轉躍未定裕一一之即一一馬毅意殊不快 五

木上一擲百萬

宋書武帝紀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博猶

常若未解

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奕棋觀戲

賭宣城太守

宋書羊元保傳

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棋品第三

戲責

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楚

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

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一無所取自

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博聞宏微不取財

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

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

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

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

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

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

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

身死之後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豈復見闕積錢隱人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

好携獮於昆會戲高祖與毅飲局各得其半毅呼高祖並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

之四坐傾矚既憐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公不以大生庶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林大叫聲聲相

績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五子盡黑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局子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

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宋書范氏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

那拙行宋書范氏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

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遠日夕往來情意稍款

綜乃引熙先與之為後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

綜乃引熙先與之為後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

輸其物甚多既利其財實又愛其文藝熙先素  
有胡辨盡心事之所以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擄捕

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  
軍主——安民——帝大驚

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  
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

是安民尋此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謏傳明帝好圍棋  
人不知所在

圍棋州都大中正謏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  
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

為清定赤松思速思莊思遲  
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  
訪問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

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善於大行  
——巧於圍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

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儀遣還

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  
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十

擲輒捷

齊書卞彬傳擲五木子

一拙堯教丹朱

齊書虞愿傳帝好圍

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

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

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

慕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

藝備閑

一陰陽緯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侯卜筮占決並悉稱善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

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

連一術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

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酒每飲或竟日

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賭奇石禮

記

梁書到既傳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

部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灑所輸可以

送未灑飲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

親愛

如此 燭燒卿貂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

高祖將用雲公為侍

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西南風急

南史謝宏微傳宏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

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

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謝者知其

暮年

投局 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

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池

銅池搖颺 破荻為局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少時無棋局乃

為片縱橫以碁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指點行勢遂

至名品上手談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

獻王謂之曰汝與司徒一故當小相推讓答曰

通夜

睡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

不止

魏書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一

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

士官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解罪乃以圍棋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

機權廉

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勇

魏書自序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奕棋時人謂為

耽好子建每曰棋於一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

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覆棋不失一道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

速十行俱下——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

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

言與之

大為蕃人所敬

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揚

季鷹為瑋之副瑋等至彼——

——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瑋邢瑋

騁才得意

唐書李泌

傳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

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生詞辯注射生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

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

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

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

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靜若——

——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遣日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倣文楸棋局水晶棋



用此得金一奩

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

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

日博勝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

識未嘗發也其十要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

度量宏廓如此十要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

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

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

言棋矣因舉一以明酬博直金史盧瑛傳瑛與致仕宰相

其義太宗覽而稱善酬博直金史盧瑛傳瑛與致仕宰相

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瑛與大臣握

槩戲瑛獲勝馬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卿與大臣握

井公博三日而決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邠

隱枋故穆王行棋相塞劉向說苑塞謂之塞也

就之遊戲也行棋相塞劉向說苑今若

象棋

劉向說苑今若

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  
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一而舞鄭女激楚之

功風絲色以淫  
目流聲以娛耳

**出機藏機**

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奕者能  
其一而不散能一其一一而

不貪先機而後戰  
是以勢完而難制

**大神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  
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

或譏其費曰夫子曰精

**六箸二箸**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  
昌安陵人也善陸博

實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

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

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一

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一博昌又作大

博經一篇

**大博經**

見終年有福  
干寶搜神記八月四日  
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

今世傳  
勝者一一一負者終年疾病

**爛鞭**

劉敬叔異苑昔有  
人乘馬山行遙望

取絲縷就壯辰星求長命乃免

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搏捕遂下馬造馬以策注地而觀  
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  
既還至家坐隱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與輒不競

無復親屬是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為手談

劉義慶世說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搏

捕一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

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爛柯郡有石室山晉時

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

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

質起視斧柯爛盡李翱五木經搏捕五木元白判

既歸無復時人五白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米四盧

白雉牛眩米六開塞塔秃擬桌全為王駭為眩皆元曰

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元三元曰雉厥筭十

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堆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筭十

二堆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

塔厥英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禿厥英四白三元二曰擲  
厥英三白二元三曰擲厥英二矢百有二十設闕二間  
矢為三馬英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朱昏又投馬出  
初闕疊行非王朱不出闕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英  
馬一矢

###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  
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馬蜀

為坑

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

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

嫖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燒燖婦姑皆闔戶而休積

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

適與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竒之堂內

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

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

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  
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  
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

亦甘馬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馬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耳婦乃指示攻守敵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度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圍棋有馬而世人終莫得

鄧艾開蜀勢

見對御褫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

而解矣  
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為不尋矣狄起曰臣此袍

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屢倖寵遇之服  
對臣此禮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就——其——  
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長行

李肇國史補今之博戲有——最盛其具有局有子

黃黑各十五擲采之戲有二其法生於握槩變於雙陸

後人新意  
長行出馬  
限二關執六馬  
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  
又好為古文擣搗其法三分

其子三百六十一以——人——其散五枚分上為

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

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

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

為十一搭為五禿為四振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

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如進九退六

兩  
米  
獨  
子  
上  
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  
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

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  
為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  
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於生側一乃一局子  
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  
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幘頭貯於錦囊  
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幘頭  
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  
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四句承除人人國手

段成式西陽雜俎一

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  
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

一語則

為爭先上空處如龍鳳形

段成式西陽雜俎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

感融

段成式西陽雜俎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逐連名一子因讀坐右方謂

之威  
戎  
應聲曰然

段成式西陽雜俎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闍者誤聽殺之

浮休子云梁有楸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  
召至陛奏楸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中  
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  
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  
帝時為蚓 **數天星** 馮贄雲仙雜記人能盡 **貴家碁子** 馮  
今此報也

雲仙雜記開元中——以 **奪造化** 馮贄雲仙雜記王勃  
紫檀心瑞龍腦為——

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自 **鎮神頭** 蘇鶚杜陽雜編唐

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鎮神頭** 宣宗時大中中日

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馬王

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

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靛霞

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

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

為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



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

一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

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跪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

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

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

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

有顧師言三十

### 六子皆赤

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

三下鎮神頭圖

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

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擣錫不

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

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

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過赤誠如前旨則

衆彩而已投之於盆

### 忘恚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

貞馬

忠

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躁怒作家

人輩則審以奕具陳於前訥觀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一其一矣

**長斜**

沈括夢溪筆談李商隱詩

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一一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

今譜中具

**奉饒天下棋先**

何蓮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

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

遊每至夜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

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一一一一

一井出銀盒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

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

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

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輻

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

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飲局子觀者合噪曰是

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

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  
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  
者衆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  
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  
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  
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却却致  
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竒之矣即覆  
前局既無差悞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羸籌  
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  
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  
即仲甫當攜挈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  
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  
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  
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  
大變及飲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  
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飲以贖其行至

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

適性

范正敏遊齋明覽荆公棋  
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

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飲之曰  
本圖——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雖一著終老不

能加

葉夢得避暑錄話著棋竭力不過能進其  
所能至於不可進——————————也

不貪不

怯

馬永卿嬾真子玉子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  
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

柱塵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

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棋

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也猛勢橫來則——

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

也牧嘗云棋於貧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饒人

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一先

姚寬西溪叢話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閻秀才說嘗  
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道人有詩云爛

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

### 玉局

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名龐

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 松子量

陸游老學庵筆記市人有

興寺佛殿有魏宮一石彈棋一上

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 河圖數

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

博必大勝號一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

棋如足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

數一曰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

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是臨安第一

往仙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

手以今官人之棋饒得地仙丹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

某死天下無敵手矣地仙丹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窓

奕以余屢北有賣一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

某僕能棋欲試數者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

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削竹木以為鵲

列子公輸子一成一飛之三日不下

操舟若神

列子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

一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

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諛操之者也吾問焉

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

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

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諛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瓦摳

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瓦摳

以一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惰巧一也而有

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按摳操也亦曰藏弋莊

子作鈎摳上見黃金摳上蹈水到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

注鈎摳上見黃金摳上蹈水到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

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鼈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于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  
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入與汨偕出

上見

病僂承蜩

列子

仲尼

適楚

出於林中

見

尼

者

一者

猶擬之也

仲尼

者

一者

猶擬之也

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垤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吾處也若槩，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注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

也累垸

見上養鬪雞

列子紀渚子為周宣王一十一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木雞見上人巧與造化同功

列子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

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  
仰信人也巧夫顧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憚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  
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  
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一之  
一乃可一者一乎詔載車載之以歸  
偃師見五劍

### 常在空中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  
其技以雙杖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一

### 道進乎技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依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一也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  
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刃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  
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

官止神行批郤導窾

見遊刃有餘地上

刀刃若新

發於硎

見

善刀而藏

見

捶鉤

莊子大馬之一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年八

十而不失豪芒

見解閉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

一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以不

游數

淮南子渡水而無一雖

投高壺

淮南子彈琴瑟聲鐘

棋鞠亦皆有法

揚子斷木為一控

馬跳丸弄劍踰鋒投鈇履絙登幢摘盤緣案

抱朴子且

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猶多不閑使之

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颭暴虎檻豹

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

者不知其一人

抱朴子禍術作鼓吏乃縛角於柱口

也調飴膠絲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五尺童子方將

蟻食也

# 狗盜雞鳴

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

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一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一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戲車

史記

衛綰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  
以綰為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趨乘也  
穿域蹋鞠史記

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

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

程武士知其材力也傳劍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

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

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下射武

戲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蹴鞠漢書

朔傳郡國狗馬蹴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

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

董雞鞠之會見弄馬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

也馳盜解驂馬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

御者不見也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

也馳盜解驂馬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

御者不見也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

御者不見也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

彈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戲又好博鷹走狗騁馬鬪  
雞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

也懷丸挾彈

後漢書王符傳丁夫不扶犂鋤而——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

持掩

後漢書王符傳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博——為事注掩謂意

錢也持複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少曉——自為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

陳國袁敏學以單

虎賁王越河南史阿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

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

之間有——善斯術稱於京師——言昔與

越游具

竿蔗為杖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

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  
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

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一便以一下殿  
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  
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  
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  
顛生中驚視余還生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  
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一  
生盡葛巾角撇碁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棋  
歡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

以所冠著

立騎馬戲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者家人諸

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

木人擊鼓吹簫

魏志杜陵傳注

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

木人擊鼓吹簫

馬鈞巧思絕世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

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

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

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

人跳九擲劍綠絙倒立出入自在  
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  
魚鱗躍魚鱗引

晉書夏統

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已洛中王公已下

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

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

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

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

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

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一一後

作一一飛鷗首擬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

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

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

之仕即俛緩服戲馬宋書傅宏之傳宏之素善騎乘高

而不答祖至長安宏之於姚泓馳道內

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

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



內及下馬騎屋棟打細腰鼓

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  
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邀

為事好

鎔金琢玉

陳書長沙王叔堅傳  
並究其妙

拍張得三

公不可忘拍張

南史王儉傳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  
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

沈文季歌了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

因跪上前誦相如封彈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

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

而寧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章上章上曰善張子布

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

張叫動左右上悅曰宜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

故一時以為名答打簇北史余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

者即時三局象經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

賞帛曾撰不晚其者太子洗馬蔡

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名問亦廢而不通乃名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

**藏鈞**

舊唐書王琚傳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譔或携蒲

由是才遂知名

唐書田頌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

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

**善女工**

遼史蕭介里也傳便

任滑稽

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

**分明擊**

**毬連勝三算**

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進呈所勝禮

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殊之力也賞之獨厚

**天為之笑**

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

玉女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

**古掾曹**

萬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

學縱橫揣摩弄矢搖丸搏捕之術為都據史四十餘年  
善記設二千石隨以諧謔昏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

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  
於家至今俳戲皆稱  
激矢令還  
葛洪西京雜

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  
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  
一

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桌於掌  
七輪扇  
葛洪

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王嘉拾

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  
連七輪  
婆猴伎  
遺記扶

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顛  
婆猴伎  
遺記扶

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  
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儻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

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  
伎至末代猶學馬俗謂之  
則扶婁之音訛替至

今鼠市  
庾翼晉陽秋大興中衡陽區純作  
四方丈  
餘開門門有一木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

輔以樞  
藏驅  
宗懷荆楚歲時記歲  
磨車  
陸翹鄴中記石  
虎有置石

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  
斛此車皆以朱絲為  
蓮花驍

顏氏家訓投帚之技近世愈精  
實以小豆為其矢

之躍也今惟欲其驍  
多益善

尾龍首之名其尤  
雅戲  
顏氏家訓彈棋亦近世  
知音

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  
直太常

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  
好事者隨而

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  
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

刻木獺  
張鷟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珣為  
沉於

石絕之則沈魚取其餌闕即發  
龍躍隼飛矯無遺箭  
張

朝野僉載薛賚感者善投壺

花師

柳宗元龍

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

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名至驪山

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

紙蛺蝶

馮翊桂苑

內人皆呼為一亦幻世之絕藝也

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或人

名飲若遂合意則索一剪一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

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

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蠅虎對陣

段成式酉

頓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謂見于性快見其拜伏遊

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快快因至使

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

故不速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

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說遠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

節及小鼓規纜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技連擊鼓子筒

有——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勢每擊鼓  
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銜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  
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  
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趨鞠高及半塔**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曾為韋南康親  
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

水磴嘗於福感寺

### 擊錢擲豆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  
有河北軍將姓夏寧弓數

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  
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  
豆相去一丈一——  
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段成式酉

陽雜俎舊記歲彊令人生難或言古語有微也舉人高  
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歲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  
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  
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

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張注之必中張遂真鈞於

巾襖中是日盡張空拳左有頃眼鈞在張君幞頭左翅

中其妙如此是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

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遺胡越異辨則相投疑其見

欺竟不

**透劍門**

趙璘因話錄軍中有————一伎大燕日

及畫

為檠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

進錚馬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

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

獲賞止於三數匹帛而已

**雕木作鸞鶴鷓鴣凌雲奮飛**

蘇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

——————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

內發之則——————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

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

奏上觀

**蠅虎舞涼州**

蘇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繒絲謂之

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龍尾出及始

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

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

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

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

一一子數不啻一二百馬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

也乃分為五隊令一一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

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

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

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

可觀即賜以雜綵銀稅志和出宮門悉轉

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天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鞞韃令

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一一之射粉團

天遺事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

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一盤中一一中者得食蓋



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

司馬光投壺新格更

定新格，增損舊圖以

機僥倖者無所措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

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

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

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

誕八投，康節應聲曰

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邊昭平能

矣，八投說經博以

龜壘塔，陶宗儀輟耕錄，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

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

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

背，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

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

上兒如小塔狀謂之

一見蒼蟻九枚先置

一小墩於席中其窠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

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

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

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

二鰍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侷者用藥塗利刃各斷

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

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

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

續死而復生樂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

果亦罕見哉 蝦蟆說法見鰍魚斷腰見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伊世珍蝴蝶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

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又

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

各自有意余謂————是確對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程華